

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講集

第一輯



國立貴州
大學移贈

汪先生最近講演集目次

「平和」！「奮鬥」！！「救中國」!!!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國民革命」之意義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悼廖仲愷同志勛諸同志

革命的分子應有之決心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十月二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就職黨代表演說辭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4 5753B

「平和」！「奮鬥」！「救中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追悼孫總理大會)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涸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平和」！「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

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証。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却還被人阻碍着，不能做到，眞眞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

無窮的痛苦。

「平利」與「奮鬪」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平利」；孫先生的畢生「奮鬪」，爲什麼呢？是爲「平利」而「奮鬥」。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平利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平利，是如此的，祈求平利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鬪。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平利是仁者的心事，奮鬥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爲平利而奮鬥，以奮鬪求平利。平利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鬪是

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平和」！「奮鬥」！「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鬥」「救中國」做去。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汕頭建國粵軍總司令部行營舉行第三次孫大元帥紀念週，時汪精衛先生適在汕頭參與祭禮，並向衆演說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兄弟由北京來得參與這裡第二次的週祭，承總司令的囑咐，要兄弟向諸君說幾句話，兄弟謹把這一次到北京去的經過，簡單報告。

兄弟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隨大元帥自廣州出發，十七日到上海，大元帥決定自己率領幾位同志，繞道日本以赴天津，命兄弟先行入京，並在津會面，及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兄弟接著，這時候大元帥已發病了。但是大元帥還不肯休息，雖然病臥在床，而裁答函電，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至三十一日入京以後，病勢日見沉重，便不能躬親庶務了。一月二十六日入協和醫院受手術後，以至於三月十二日易箆，神明雖然始終不亂，但病勢至此，不能再以別樣事情，擾其心曲。故此這幾個月內，實沒有什麼事可以報告，這是實可痛心的。

這一次大元帥北行之目的，曾經鄭重宣言，一是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君知道，開國民會議，是打倒軍閥的第一着手。

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第一着手。開國民會議，國人
是沒有疑問，廢除不平等條約，國人便有些疑問，似乎是外交問題，
總要在內政清明之後，方纔有解決的希望。如今內政還沒有整理，便
驟然說廢除不平等條約，似乎太早，殊不知內政所以不能清明，是因
爲軍閥把持，而軍閥所以能把持內政，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在後擁護。
徵之往事，袁世凱所以能帝制自爲，是因爲癸丑之役，能打倒國民黨
，而其所以能打倒國民黨，是因爲得了五國銀行團三萬萬五千萬的大
借款。袁世凱得了這一批大借款，內用以充實自己的軍隊，外用以收買
一般變節的國民黨員和懷貳心的國民黨軍隊，所以釀成癸丑之役，以
爲帝制自爲的張本。以後如馮國璋徐世昌曹琨之流，每逢要做反革命
的事業，和國民黨作戰，沒有一次不求助於帝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

者沒有一次不助他。所以在反革命的方面，他恃著有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便全然不顧國民反對，將帝國主義者所借給的款項，擴充軍隊，把持政治，以與國民革命爲敵。而在革命的方面，同時向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已經吃力，再加以帝國主義者爲軍閥作掄揚，向國民黨作種種誣讒，淆惑國民之視聽，以致國民革命之氣勢，爲之阻滯不少。十四年來，中華民國沒有建設得好，甚至十二三年間廣東處於四面受敵之地位，都是這一種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軍閥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國亡無日，還說什麼內政清明，豈不是夢想？所以打倒帝國主義，不但是中國對外自由獨立的必要工作，這些道理從前國內人士往往沒研究清楚，自從大元帥苦心提倡開導之後，方纔漸漸的明白。

開國民會議是奪取軍閥所把持著的政權，還之國民。廢除不平等。

條約，是毀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施行侵略的武器。故此大元帥的主張

，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不願聞的。當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的時候，

天津的法領事，竟不許中國各界人士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開會歡迎，

還揚言不許大元帥通過法租界。這可說與大元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

張，針鋒相對。而中國的官僚，反以爲這是大元帥不善外交所致，這

是何等的夢囈？過了幾日之後，京津一帶，紛紛傳說，駐在北京的外

交團，要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大元帥聽

得，極爲注意。適值交通總長葉恭綽和善後會議籌備主任許世英來見

，大元帥詢知實有其事，當時極爲震怒。諸君啊，大元帥所患的肝臟

重病，據各國醫生所說，現時世界還沒有治這病的藥，我們不敢說這

一番震怒，是大元帥致死的根由，然總是大元帥添病及促其生命的一

個原因，這是我們所永永不會忘記的。當時兄弟因爲大元帥震怒，極力勸止，并自任與葉許兩位切實商量，葉許兩位已經答應向臨時執政商量補救方法。一是在答覆照會裡頭，聲明政府同意於國民修正條約之要求。二是外交次長於答覆照會遞交時，口頭聲明執政府對於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完全同意，然其結果，答覆照會裏頭，僅僅說了一句含糊的話。至於口頭聲明便至今也杳無聲息，尊重不平等條約，果然做了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了。須知道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一條鐵練，自從滿洲政府套上了這條鐵練之後，至今總沒有掙斷；而且每逢北京政府首領登台的時候，各個帝國主義者，必然要使他認識不平等條約之天經地義。例如民國元年八月的時候，駐京英公使朱爾典向袁世凱提出西藏獨立的要求，並以之爲承認民國的

交換條件，我們想想甲午的中日戰爭，便是因爲日本要求高麗獨立而起，那時候中國尙不恤出於一戰，而袁世凱竟以西藏獨立，爲取得英國承認他在民國的地位之交換條件。這是何等的勾當？又如民國十二年冬間，曹琨賄選總統的時候，駐京外交團，便以曹琨承認臨城案爲外交團承認賄選之交換條件，曹琨便也連忙答應，這又是何等勾當？帝國主義者於他們登台的時候，兜頭的給他們一條鐵練。他們爲怯著塌台的緣故，便低頭受之不辭，早已成了北京政府的老例了。大元帥北行，以廢除不平等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受了一大挫折了。至於開國民會議呢，我們看了一月十七日大元帥覆臨時執政的篠電便可明白，依大元帥在廣州臨行時的宣言，是以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如今篠電連預備會議的名稱也不爭執，只有臨時執政肯於善後會議之

內容納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教育會，各大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等代表，使國內各種職業團體得在善後會議之內，主張意見，大元帥便不惜犧牲預備會議的名稱，以贊成善後會議。這樣的讓步，已可謂到極點了。然而臨時執政對於這樣的讓步還不能滿意，只羅致一些不完全的職業團體代表來做什麼專門委員，且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和上海工部局的華人顧問一樣。主權在民的意味，消失無餘。大元帥北行，以開國民會議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

諸君啊！大元帥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是在大元帥的意中呀，還是在大元帥的意外呢？依兄弟愚見，這是在大元帥意中的。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英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布北行目的，并且說道「我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

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什麼都不管，我便什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之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在大元帥的意中。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元帥入京，市民歡迎以十萬計，三月二十日以後大元帥靈柩停放中央公園內，市民來祭者前後數十萬人。他們不是來看熱鬧，也不是無意識的崇拜。其中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都認識大元帥的主義，至少也欽敬大元帥主張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用心。他們的意思表示，都可以爲証，兄弟敢說中國國民黨革命的氣勢，已在北方開展了。

當北方革命氣勢開展的時候，正有賴於大元之領導統率，而大元帥溘然逝去，這豈但是北方人民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也就是大元帥的遺憾。所以大元帥在遺囑上，將生平未了的事，付託於後死的同

志。除了遺囑所載之外，在三月十一日夜，一息奄奄的時候，反來覆去的，只念著「和平」，「奮鬪」，「救中國」三句話。眞眞是一息尚存，不肯少懈，令人悲傷感激，至於無極。「救中國」是大元帥一生的志願，「和平」是中國將來的光明，「奮鬪」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和平是奮鬪的目的，奮鬪是求和平的手段，因爲和平兩個字，不是偷生苟活，也不是醉生夢死。人類不互助不得謂之和，不平等不得謂之平。互助和平兩個字，惟有互助平等方纔是真解。在這樣的不平等社會裏頭，不用奮鬥的方法，不能使不平者歸於平，既不能平，和便無從說起。大元帥一生是一個極仁慈愷惻的人，同時是一個極勇敢強毅的人；惟其大仁是以大勇，故此和平奮鬪，是大元帥一生救中國的大本領。

兄弟常常聽得國裏頭的人，有些將大元帥比美國的華盛頓，有些將大元帥比俄國的列寧。以事功來論，中國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所以大元帥比之華盛頓列寧爲有遺憾。就環境來論，大元帥所處的艱難困苦，尙非華盛頓列寧可比。美國獨立戰是華盛頓爲統率，而美國人民的獨立思想運動，醞釀日久，非華盛頓所提倡的。俄國革命運動，將及百年，至列寧而集大成。就列寧的成功看來，實是空前的偉大。然而列寧有深長的俄國革命歷史來做根據，這是他成功偉大的原因。至於大元帥呢，四十年前提倡中國革命，由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葉，都是他一手造成。在他人當這環境，只能做一些革命思想運動，而他却已從事於革命實行。這已是在歷史上找不著前例的，揆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例，他當然只能做一辛勤種樹的人。

中國國民革命將來定然是成功的，可惜大元帥不及見了。當大元帥病勢沉篤，自知不起的時候，對於革命前途，抱著無限掛念，對於同志之能否繼續奮鬥，抱著無限掛念。在這時候東江戰事接連不斷的捷報，實能使孫大元帥痛苦中得著些安慰。我們同志實在感激總司令，及各位將士的努力。我們同志更盼望總司令及各位將士，早日成功，俾大帥遺囑上所屬望的——實現。

「國民革命」之意義

（汪先生九月六日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學生會演辭）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

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派軍隊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以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証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

，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如果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爲贈言，較爲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議。帝國主義不倒。

，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

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畧，以致留爲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無益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爲根據的。因爲有三民主

義爲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之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之存在。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爲國民革命之最大勢力。因爲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爲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爲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與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爲不平等條約之束

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解除，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爲深切。帝國主義資本之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之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皆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之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所受的經濟之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於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爲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鬪，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寧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與工人

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以爲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是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爲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求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的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現在已能以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

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寧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爲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爲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

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愷先生爲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強幹，只看到帝制洪憲摧敗，便一暝不視。以廖仲

懣先生之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瞑不視。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為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麼，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為人一世也。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為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八月三十一日在黃埔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日爲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開追悼會，校長囑咐兄弟說幾句話，兄弟原想將廖先生的歷史敘述一回，但爲時間起見，祇將最重要的幾點，簡單的敘述一下。

廖先生一生爲黨盡力，他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他所以能爲一般同志的領導，由於他平日人格的修養。我們要認識廖先生的人格，我們可以看見他最顯著的兩點。一是勤勞，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時，至多十六七小時，是人人都知道的。他還有一樣

，他無論如何忙法，到臨睡的時候，必要看書，這已成了他自然的習慣，所以他不但對於職務上精神緊張，便是他的學問智識，他能隨時代以增進，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畧的。二是廉潔，民國以來，他屢次做財政當局，而他的操守廉潔，始終如一，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人人知道廖先生在東山白子路有屋一間，但深知底細的人，便可說出這一間屋是他夫人由他母家所得私蓄積聚下來的。大約廖先生，前前後後，至多幫過幾百元或千餘元，他有這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歷久不拔，這一點也是我們不可忽畧的。廖先生因為有勤勞利廉潔的兩種美德，所以能為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是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養，至於廖先生對於職務的美

德，更有兩樣，使我們容易認識，并且永遠不會忘記。一樣是對於總理和黨的決議，忠實服從。廖先生爲黨盡力，已有二十多年，他平日在總理左右時間最多，我們看見總理發一議定一策，廖先生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總理採用廖先生的意思，有時總理堅執自己的意思，或採用別人的意思，廖先生對於決議，是一樣忠實的服從，忠實奉行，絕沒有因自己的意思，不蒙採用，而生出隔閡。不但對於總理如此，對於黨的決議亦如此，這樣紀律的精神，真是團體行動的唯一軌範。一樣是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純然以公事爲主眼，不參一毫私見。舉例來說，去年春間，廖先生任廣東省長，及中國國民黨改組，廖先生担負工作最多，覺得不能兼顧，他便辭了廣東省長，担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工人部長，及軍校黨代表等職。夏間總理因

省長難得其人，命廖先生復任，廖先生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及至秋間，商團作難，廖先生覺得不能行其抱負，便又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軍校。最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要他担負財政當局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担負起來。由此可見他的出處進退，完全根據着總理和黨的決議，及自己一身如何纔有利於黨，便如何做去，他看得自己一身如黨內的一副機器，他的出處進退，於他自己個人是沒有一毫成見的，這真是爲黨服務的模範。許多的人，對於自己的出處進退，縱然看破了權位勢利之爭，然而往往忘不了意氣之爭，這一點意氣之爭，往往誤了許多大事，對於廖先生這般態度，真當愧死。廖先生對於職務，因爲有這兩樣美德，所以能公爾忘私，不知有己，祇知有黨，所以能爲黨盡

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雖然極其簡畧，但是廖先生公正純潔的精神，已經可使我們認識。廖先生因爲有這樣公正純潔的精神，所以能有這樣勇往無前的氣魄，來担负這樣重大艱苦的責任。他這回的死，完全是爲肯負責任與能負責任而死，死廖先生的，不是欲置廖先生的個人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盡力的黨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領導的一般同志於死，所以死廖先生的，不是廖先生個人的敵人，是黨的敵人，是一般同志的敵人。

敵人爲甚麼要置廖先生於死呢？總括說來，是要妨害中國國民黨的進行，切實說來，是要妨害改組以後中國國民黨的進行。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敵人所以要殺廖先生，是因爲廖先生在於中國

國民黨改組期間，担負責任最多，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廖先生是爲改組中國國民黨而死，廖先生是將自己的生命，換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

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呢？兄弟在本校擔任講授黨史，兄弟所講授給諸君的一個最重要觀念，便是時代觀念，用種種理論與事實，證明革命與時代之關係，證明革命是因於時勢之需要而發生。如今要講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也要先將那時代的形勢敘述一回。

民國十二年間，中國的時勢，是曹琨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推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而自己來做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種傀儡的最大任務，是掃除國內一切革命派。所以他看得廣東革命政府如同眼中釘，用大批借款，大批賣國得來的軍械，指

使手下一般用慣的嘍囉，從北江方面，攻打廣東。同時指使手下一般新附的嘍囉，從東江，西江，南路，一齊攻打，要把革命政府，困在中心。外面的形勢，已是如此，革命政府的內部又怎樣呢？楊希閔和劉震寰口口聲聲說是追隨總理，實行革命，其實是借着這名義來做盜賊的勾當。水滸傳中的晁蓋說時遷借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要實施這兩種方法。實非容易。第一要將革命的意義。明顯指出。第二要將革命的敵人。明顯指出。因為這樣。誰是真正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假革命？方纔分別得清楚。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改組的真正意義。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總理在那時候。已有決心。在那時候。用十二分的努力。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即現時所謂黨軍。以爲總理的臂

助的是蔣校長，用十二分的努力，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將改組全黨的計畫，完全達到，以爲總理的臂助。同時對於黨軍，爲蔣校長的臂助的，是廖先生。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情形是怎麼樣呢？只看未改組以前，全黨奄奄不振，改組以後，至於今日，不過年餘，革命的意義，在一般民衆中，已有普遍的宣傳，及明瞭的認識。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傀儡——大小軍閥——已成爲千夫所指，無所掩蔽，無所逃避的了。一般民衆，尤其是農工民衆，都齊心一意的傾向本黨，加入國民革命的工作。本黨的進步，已爲世界所注目，不只在中國以內，無與抗衡，同時武裝的黨員，爲掃除國民梁山泊的名目，去偷鷄食，楊希閔劉震寰等，便是襲此故智。他們這種行爲，比之陳炯明公然對於革命

，實行叛逆者，還要可惡！因爲公然的叛逆，是與革命分離，他的罪惡，與革命無涉。至於假借革命的名義來做盜賊，將革命掩護他的罪惡，幾乎使革命二字爲所污辱。他們擁戴着總理，而所作所爲，全然與總理相反。他們做種種殃民的事實，使人民受種種的痛苦，同時使總理受種種的痛苦，總理兩次三番，對諸君所說的話，諸君總該記得。總理的不治之症，是他們所激成，總理是活活被他們氣死，如今想起，還要怒髮衝冠。諸君想想，在那時候一切的革命行動，都看不見了，除了總理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巍然存在，其他一切，都已黯然無色。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已到了存亡繼續的關頭。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起死回生的方法，只有兩樣：一是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二是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革

命的一切障礙。先將盤踞東江的餘孽，完全擊破，繼將負隅省城的強寇，完全撲滅。這些都是數年以來窮凶極惡莫敢誰何的，自改組以後，纔能將他肅清。如此說來，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的確確是有進步，沒退步，無論何人，不能否認。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既然是有進步，那麼，在改組期間工作最多担負責任最重的廖先生，當然爲一般同志所推重，能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只是同志越發推重，則敵人越發仇視。上頭說過，改組的動機，是要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由此可知真正革命的黨員和軍隊，既愛廖先生如手足，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必然恨廖先生如仇讐。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奔集於國民革命

的敵人帝國主義之下，自獻其身，作爲傀儡，以與國民革命爲敵，以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廖先生爲敵。廖先生之死。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直○接○死○於○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

這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醜類，受了帝國主義的嗾使，謀死廖先生，他不說廖先生的存在，和他反革命假革命的生活，有所不利。他不說廖先生以嚴格訓練黨員和軍隊的結果，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窮蹙，一般假革命的，亦被揭去面具，現出原形，無處躲閃，因而恨廖先生入骨，他卻異想天開的，憑空做出反共產的口號。這種口號，正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帶所極力宣傳的。他既然自獻其身，作爲帝國主義的傀儡，當然有做應聲蟲的義務了。這還不足爲意，最無聊的，是一般無所容心的社會，他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反共產，什麼是共產，

也不知這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改組，更不知道改組以後真正革命的
反革命的假革命的當然要化分起來。不但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要排擠
真正革命的，以維持他們虱處禪中的地位。但是真正革命的，也要清
除反革命的假革命的，使此後的進行，能一致而活潑，這種化分，是
改組以後必然的現象。他因爲莫名其妙，所以看見改組以後的化分，
認爲一種不幸的分裂。聽見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便恍然的道，「哦，是因
爲共產反共產，鬧出來的」。這種聲浪，是助成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假革
命的聲勢，中了他們的反間計，迷惑一般羣衆加入國民革命的趨向，
遲緩了國民革命的進程。這還不甚緊要，最痛心的，是黨內一般青年
，意向是純潔的，氣魄是勇敢的。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
却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將國民革命一個意念，橫分爲二，這真叫做

沒來由了。更可痛心的，是黨內辛苦培植的軍隊，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國民革命前途之一切障礙，正要他們去掃除，軍隊的意念是要單純而堅摯的，國民革命是軍隊唯一的意念，真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却也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生生的要他分裂起來。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呢！黨外的人，中了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間計，還有可說，甚至黨內的純潔勇敢的同志也陷於反間計而不自知。所以廖先生在世之時和兄弟等幾個人說起來，總是搖頭太息說，「腐敗的已腐敗了，幼稚的如此幼稚，如何是好！」廖先生被刺之際，當場捉獲兇手陳順，問他的供詞，他說：「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又說：「打死廖先生之後，又可分得萬多銀子。」哼！這個因為謀財而害命的兇手，他懂得什麼叫做共產？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寫法？他懂得共

產二字如何解釋？他公然說出「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的話，來掩飾他「打死廖先生之後可以分得萬多銀子」的罪惡。兄弟所以敢確實明白的對諸君說道：廖先生之死，是死於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他們是將反共產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無窮的罪惡，同時還誘至別人陷入於無窮的罪惡！當八月二十一日廖先生的遺體將入棺材裏的時候，他的夫人何香凝同志撫尸哭道！「我知道你沒有什麼掛心，最掛心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一句話，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一定在這裡含淚點頭。我們一班後死的人，眼看著廖先生慘死的遺骸，耳聽着廖夫人悲痛的絮語，分明看見廖先生生前辛苦工作之後，搖頭太息的神氣。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想想，你們有使廖先生掛心的沒有呢？

俄國同志，鮑羅庭先生，有一日有一篇極沉痛真摯的演說。他先說七八年間俄國同志，處於四面包圍，竭力奮鬥的時候，曾得過孫先生精神上道德上的援助，使俄國同志看得見東方的光明，引起了同志間互相援助的感情，所以纔有十一年間俄國代表越飛與孫先生在上海會見的事，所以纔有十二年間他自己到廣東與孫先生會見的事。孫先生與俄國同志的結合，千言萬語，千條萬理，而簡括說來，不外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因為中國今日，除了這樣，沒有第二條生路。至於俄國同志，何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如此關切呢？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所對抗的是帝國主義，俄國革命所要撲滅的，也是帝國主義，目的相同，當然互相援助。我們同志，在今日裏，只要專心致志，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不必分心其他問題，因為我們同志，最多祇有數十年的命

，任這幾十年裏，完成國民革命工作，推倒帝國主義，我們同志，早已安安穩穩的，睡在地下了，甚麼共產呢，不共產呢，自有我們的子孫，去解決他，用不着我們此時爲他操心，鮑先生這一篇演說，何等沉痛，何等真摯。這是明瞭革命的時代觀念，明瞭革命黨人在那時代，應該做什麼工作，纔能如此明白坦率的爲我們指點出來。

我們想想，我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呢？如其是的，如其是要三民主義實現的，則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實爲目前唯一的工作。「國民革命」四個字，在孫先生的遺囑裏，劈頭第一句，便說出來，跟着解釋道，「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不止給我們以標語，并給我們以標語的定義了。就民族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民族，將不能自主，以漸歸於淘汰。就民權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

命，則中國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還有什麼民權可言。就民生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皆受帝國主義之操縱，一切民生政策，從何說起？所以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首先要實行國民革命，推倒帝國主義，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尤其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意念。一個革命黨人，關於革命的理想，是無窮盡，無止境的，而關於理想之實現，則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落後固不可，躐等亦不可。所以我們今日，除了國民革命之外，不必有第二個意念，亦不容有第二個意念，那些利用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來紛擾我們的意念的，正是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陰謀毒計。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如果想對於廖先生的掛心，與以安慰，在今日的追悼會裡，在廖先生遺像的面前，喝破了這些

陰謀和毒計，我們祇有一個意念，只有一個國民革命的意念，向着國民革命的一條大路，猛力前進。

各位同志，一黨裡頭，領導的人物，是由歷史做成的，少一個是一個。民國五年，死了一個陳英士先生，九年死了一個朱執信先生，十一年死了一個鄧仲元先生，這些損失，在本黨裡，是無可補償的。

在那時候，諸先生死，總理仍在，一般同志，仍不失中心的提挈。如今死了一個廖先生，却在總理逝世未久之後，此其關係，比較以上諸先生的死，尤爲重大。我們不幸，當着這個時候，我們不但有無窮的傷心，我們尤其要有無窮的勇氣！

國民革命，已經開始進行了，這進行是不會中輟的，無論有如何的障礙，如何的牽掣，祇能加以頓挫，決不能令其停止。帝國主義的

末路，已在我們的眼前，一切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自從真正革命的團結起來以後，已無復存在之餘地。我們確信國民革命是必會成功的，至於我們個人能及身見其成功與否，簡直不成問題，我們只有堅固我們的信念，充實我們的勇氣，猛向前進。

各位同志，今日在此追悼廖先生，各位同志，將對於國民革命的一個堅決的意念和勇猛實行的志氣，迸發出來，各位同志的精神，與廖先生的精神，融合爲一，廖先生肉體雖死，精神不死，兄弟敢大聲的道，「廖先生並沒有死！廖先生並沒有死！」

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當國民革命積極進行的時候，三月十二日喪失了唯一的領袖與導師孫先生！不及半年，八月二十日又喪失了最奮鬥最努力的同志廖仲愷先生！我們一般同志恰如一家兄弟，當流離顛沛的時候，喪了慈父，又喪了最親切的兄長，這是何等的悲痛？

當這時候，我們還沒有敘述廖先生生平歷史的餘暇，我們最難過的是廖先生半途遺下的工作，交與何人承繼？他艱難百折，成立了黨軍，成立了種種農工團體，最近掃除叛亂之後，他和幾個同志，共同努力於軍事統一，他更單獨的努力於財政統一，這些工作，都已半途放下，這已是他臨死的時候所不能放心的，然而他最大的不放心：還是他夫人何香凝同志所說，中國國民黨的前途。

人人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

所做成的，而不避勞怨，用十二分的努力來實行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廖先生實是第一人。他不但因此廢寢忘餐，每日做十七八點鐘的工作，他更因此受一般人的怨恨與詛咒。這種怨恨與詛咒，不是他個人的生死關頭，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關頭，我於悼廖仲愷同志的時候，對於此點，不能不鄭重的說幾句話。

中國今日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故此我們同志現在決不會發生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祇有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就現象來說，中國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條生路。就孫先生的遺囑來說，既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項工作。我們既然要反帝國主義，則帝國主義定然以共產兩字相加，這是三兩年來公然的事實，無可疑的。帝國主義既如此，則一

般帝國主義的走狗，當然隨聲附和，因為反帝國主義是目前所必需的，是要合一般民衆共同努力的，沒有可以非難的餘地。所以只有將共產二字，恐嚇一般資產階級民衆，使之自相携貳，同時和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在黨內挑撥離間，使之自相分裂；這真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最得意的陰謀毒計，進種陰謀毒計，影響於廖先生個人的生死，更影響於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

我在今日，更無他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爲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甚麼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因爲，如果要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爲護符，如果果要反抗帝國主義，祇問他是否實行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更不必問。

他。是。否。共。產。最。可。笑。的，有少數同志，一面勸人反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排斥左派分子，須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因爲增加左派分子，所以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纔能活潑有力，這最顯著的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當商團作亂時代，當東江討伐時代，當廣州附近掃除叛亂時代，當沙基慘案發生時代，左派分子，如何努力，如何奮鬥，我們不應盲目，不應喪心，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左派分子？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廖先生，主張容納左派分子？如果說我們要造就一般三民主義的信徒來實行國民革命，這是應該的，但我們決不應該藉共產二字爲口實，以排斥左派分子，這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生死關頭所在。

諸同志，中國國民黨繼續發達，以至今日，是孫先生心力所做成的，而廖先生實是孫先生最大的臂助，八月二十日廖先生橫尸於中央

黨部門首，使一般同志，明明白白得了一個廖先生爲黨而死，爲主義而死的最明瞭的印象。廖先生畢命於一瞬息間，沒有半個字的遺言，但我們敢信孫先生的遺言即是廖先生的遺言，我們如果沒忘記中國今日尙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世界上尙有許多窮苦無告的民衆和壓迫的民族，我們祇有向國民革命做去！

革命的分⼦應有之決心

（九月九日黨軍在北較場開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辭）

廖黨代表死了！

廖黨代表爲什麼死的？誰置廖黨代表於死的？

這兩句話，中國人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更不能不問，中

國國民黨黨軍的同志，尤其不能不問。

廖黨代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他這回的死，是爲國民革命而死，置他于死的，是他的敵人帝國主義。試看廖黨代表死後所有帝國主義報紙論調，及兇手的供詞，可以明白。

只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不是外國人，偏偏是中國人，我們拿着兇手陳順，他的供詞說，「廖仲愷是共產，所以打死他，」又說「某港叫我打死他，打死他之後，我可以分得萬多銀子」。哼，隨便製造一個口號，拿大把的金錢，便可以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好利害的帝國主義的手段！

各位同志，帝國主義不但是殺廖黨代表用這一種手段，便是殺盡中國人，殺盡中國。也是用這一種手段。民國二年間，五國銀行團借

二萬萬五千萬給袁世凱，便將革命黨殺的殺，趕的趕，不能容留在中國以內；民國六年間日本借三萬萬給段祺瑞，便將西南各處，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民國九年以後，英美借幾萬萬給曹錕吳佩孚，便告奮勇，要殺盡中國革命派，川湘各處，次第受其塗毒，而廣東革命政府，更爲其唯一仇殺之目標，以上種種，都是十四年來的事實。各位同志，有從各省來的，有在廣東生長的，不只眼見，而且身受，不用多說。帝國主義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救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已成了習慣。從前的許多中國人，是這樣死法，許多救中國的中國人，是這樣死法，如今廖黨代表，便是這樣死法，將來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救中國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等到救中國的中國人殺盡了，中國也就殺盡了。

帝國主義不用說，他本是國民革命的敵人，最無聊的，是一般中國人，却甘心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替國民革命的敵人，來出死力，陳順不過是走狗中之走狗，這一般走狗，中國隨處都有，我們如果要拿兇手，這一般走狗，沒有一個不是兇手。

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救中國人的中國人，已經是在情理之外了，然而這一回的案情，還不止此。是以中國國民黨人殺中國國民黨人。兇手是陳順，陳順是朱卓文所指使的，林樹巍胡毅生趙士觀等是與朱卓文同謀的，他們不都是中國國民黨人麼？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中國國民黨人的責任，而他們却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破壞國民革命，至於謀殺黨裏頭最重要的同志，豈不更是在情理之外？這種原因，無論黨內黨外的人，都不明

白，甚至於咨嗟太息，以爲「同志間互相殘殺」我們對於此點，以爲有將原因解釋明白之必要。

凡是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其中必含着許多複雜不純的分子，這是自然的事。中國國民黨，在未改組以前，其中分子，可分爲各派，有革命派，有反革命派，有假革命派，有不革命派，改組以後，仍然如此。只是在未改組以前，因鬆弛散漫的結果，各派繁然雜處，眞所謂各不相謀，結合的力大不，排擠的力量也就不大。改組以後，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驟然緊張嚴整起來，團體既由散而整，在其中分子，自然有由雜而純的趨勢，於是革命的。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也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不是革命的。團結起來，肅清反革命。假革命各派，便是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聯合起來。

，排斥革命派。這種化分，不但是改組以後所不能免的事，並且正是改組之本來目的。如果一個黨，讓種種分子，糅雜在內，那就只有分子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又何貴乎有黨。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正是要將革命的分○子，團結起來，將所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驅逐出去。那麼，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爲保持他作耗的勢力，自然與革命的分○子爲敵。我們無論是當局的或是旁觀的，對此現象，總應該分別個是非，不應該咨嗟太息，說一句「同志間互相殘殺」，便作爲了事。

以上所說，不只是黨裏如此，黨所屬的軍隊，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屬於黨的軍隊，也有種種派別：有公然背叛的，如陳炯明等是，這便是所謂反革命，有假借黨的名義來做盜賊的，如楊

希閔劉震寰等是，這便是所謂假革命，至於不革命的呢，一時也說不了許多，總之不肯犧牲個人私利的，皆屬於此派。在革命旗幟之下，有這種種派別的軍隊，於革命不但無利，而且有害。民國十二年間，廣東一切痛苦不堪的現狀，都原因於此，所以創立黨軍，與黨的改組，在那時候，同有一樣的必要。

黨的改組的結果，如馮自由等，便驅逐去了，創立黨軍的結果，陳炯明等，最先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跟着消滅，這便是革命的黨員革命的軍隊團結起來所發生的効力。在這時候，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勢不兩立，固不用說，而假革命的，恐怕揭去面具，現出原形，失了向來的憑藉，其敵視革命的，較反革命的為尤甚。至於不革命的，因為要保持他在黨中的安逸和利便，自然和反革命的做一處，以做

他們排斥革命派的勾當。廖黨代表之死，便是死於這一般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黨員與軍隊之手。

各位同志，你們是不是革命的黨員？是不是革命的武裝的黨員？是不是和廖黨代表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其是的，廖黨代表已經做了一個先登陷陣的犧牲者了，我們的戰線，已被敵人搖動了，我們如果。不。堅。持。著，不。拚。力。向。前，我們的戰線，一定為敵人所沈沒，那麼，不但。沒。有。了。我。們，而且沒有了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按住了傷心，提起了勇氣，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分子，肅清了去。他們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是殺中國國民黨的兇手，是殺中國的兇手，我們要用嚴厲的手段，將他們掃蕩乾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我們對於敵人仁恕，便是對於同志殘忍。各位同志猛省！各位革命的同志猛省！

革命的份子，團結起來，不只要存在，而且要擴充，對於一切敵人，應該無容忍無姑息的，使之消滅，正如古人所謂君子道張，小人道消，欲救中國國民黨，只有此法，欲救中國，只有此法。

我們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外，還應該有一口號，肅清黨內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我們屢屢和國民說道，民國以來所有的變亂，沒有一次不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成。以往事來說，二三年間五國銀行團之於袁世

凱，六七年間，日本之於段祺瑞，八九年以來，英美之於曹琨吳佩孚，都是極顯著的事實。以近事來說，在孫先生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國內外，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唆使陳炯明煽亂東江，繼而唆使楊希閔劉震寰跳梁省城；省國民政府對於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堅持反對，及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引誘廣州一般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做那狙擊政府重要人物及危害政府的舉動，繼而引誘東江一班殘餘敵人，做那賣國營私殃民自肥的復興運動。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真真是越做越露骨，越使國民看得清楚。

只是逃不了一個公例，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只有趁國民未覺悟的時候，可以爲所欲爲，一經國民覺悟之後，他

那些。勾。當。便。只。有。歸。於。失。敗。了。試。看。看。啊。今。年。二。三。月。間。陳。炯。明。等。在。東。江。的。破。敗。六。月。間。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廣。州。的。破。敗。以。及。八。九。月。間。廣。州。內。外。反。革。命。派。的。次。第。破。敗。香。港。帝。國。主。義。者。眼。巴。巴。望。着。他。的。內。應。已。被。革。命。派。摧。陷。廓。清。了。由。此。可。見。國。民。覺。悟。之。後。決。不。容。國。民。裏。頭。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存。在。

香。港。帝。國。主。義。者。利。用。反。革。命。派。危。害。廣。州。革。命。根。據。地。的。計。畫。已。經。失。敗。知。到。廣。州。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沒。有。入。寇。的。餘。地。於。是。變。更。計。畫。對。於。東。江。一。般。殘。餘。敵。人。將。些。金。錢。軍。械。作。爲。釣。餌。使。他。擾。亂。東。江。這。一。般。殘。餘。敵。人。不。用。說。自。然。便。上。釣。了。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計。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使。這。一。般。殘。餘。敵。人。能。够。恢。復。勢。力。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永。永。做。他。們。的。看。家。狗。實。行。桀。犬。吠。

堯的勾當。第二個目的，是利用這般走狗的勢力，將汕頭的罷工團體，盡行解散，罷工勢力，盡行破壞，拔去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兩個目的，現在已經着着進行了。

有覺悟的國民，對於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的計畫，應該怎麼樣呢？

就第一來說，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已把東江餘孽掃平了，何以還要回帥廣州？是因爲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的緣故。六月間我們已把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平了，何以七八九三個月，頓兵廣州，不能將東江餘孽，重新戡定？是因爲反革命派的勢力在廣州依然存在的緣故。自從八月二十日廖先生被刺以後，方纔用不妥協不姑息的手段，將廣州及西江五邑反革命派的勢力，次第掃除，再將東莞增城寶安一

帶，反革命派的勢力，也次第掃除，革命根據地，已經打掃乾淨，從此集合革命派的勢力，猛向前進，沒有後顧之憂了。將使東江一般殘餘敵人，不來惹我們，我們也要去剿滅他，以爲人民除害，何況他自來送死。香港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金錢軍械，只算是給他那一般走狗送終便了。革命派的同志，集合起來，掃平東江餘孽在此一舉！

就第二來說，帝國主義者，利用走狗，欺壓人民是他得意的手段，只看他在天津上海，用這種手段，解散罷工團體，破壞罷工勢力，使一般人民，受更深的欺壓，便可見他手段的利害了。他自然想依樣葫蘆的，將這種手段，在汕頭施展，他不知道革命政府和罷工團體一致的，革命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團體的勝利，罷工團體的勝利，也

就是革命政府的勝利，革命政府既然不容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汕頭苟延殘喘，那麼帝國主義者又何所附麗以爲惡呢。

總而言之，有覺悟的國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國民覺悟帝國主義之爲害於中國，同時也就覺悟國民革命之必要，所以日前政府黨部軍隊，省港罷工團體，以及士人農人工人商人，聯合起來，要求和平，要求廣東統一，這便是國民覺悟的一個絕大徵象。

到了今日有覺悟的國民，這種要求，快要實現了，國民爲實行這種要求所必要做的，是以下兩件事。

(一)統一廣東，要分幾個步驟。第一步驟，是鞏固廣州，因爲廣州是廣東全省中心點，必須將廣州統一，纔能將革命派的勢力，集中在一處。第二步驟是肅清東江南路，革命派的勢力，既然集中在一處。

，便自然能够發展出來，在這時候，廣州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廣東全省人民了。別的不用說，只說軍事的負擔，有東江南路的人民共同擔負，廣州人民，自然便減輕了許多；東江南路人民，平時本有對於反革命派的軍事負擔，這些負擔是無價值的犧牲，如今換了對於革命派的軍事負擔，是有價值的，何況這種負擔，是與廣州等處人民共同，比從前也就減輕了許多了。這還是就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廣東全省人民的幸福，也就於此得一基礎了。第三步驟是出兵北伐。民國十三年五六月間我們曾一次出兵北伐，已經進了江西，節節勝利，却因為廣東的根據地，沒有鞏固，以致發生變故，不得已的回了轉來，功敗垂成，所以出兵北伐，是以廣東鞏固為前提的。

● 如果廣東統一，現在兵額，至小有五分之四，可以出去北伐，留五

分之一，鎮守廣東，後方無憂，前進便可放心了，在這時候，廣東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全國人民了。關於第二步驟的理論，於此也可完全適用了。總而言之，廣東在這時候，可以說破壞告終，建設開始。以上三個步驟，是要依着次序一一做去，不可躐等，也不可半途而廢的。

(二)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也要分幾個步驟，本來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是打倒帝國主義各種工作裏頭的一件工作，帝國主義，到了今日雖說末路，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殭，要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持久，戰三四年也不定，五六年也不定，在這持久戰中，作戰計畫，為出奇制勝起見，應當變化無窮。就六月底至九月底來說，因為省港罷工的緣故，給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一大打擊，

使他經濟侵畧的進行，受一大頓挫，同時因為切斷香港廣州間交通的緣故，使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失了奔走穿插的作用，使廣州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不受牽掣，這幾個月的作戰計畫，我們敢斷言已經得了勝利。從九月底起，我們便已變更了作戰計畫了，我們派外交代表團北上，使他們於經過上海九江漢口的時候，都發起外交代表團，將五月三十日以來各處慘殺案發生地人民的要求，攏合在一起，更在北京發起各省外交代表團，將全國人民對於外交的主張，攏合在一起，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勢力範圍日趨擴大，同時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這個外交代表團，做成一個統一的運動，打破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各箇擊破的陰謀，這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既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

求，付托於外交代表團，同時由省港罷工團體，將復工條件，自動的提了出來，帝國主義者若是答應呢，省港工人團體，便得了確實的進步，若是不答應呢，帝國主義者之忍心害理，益發暴露無餘。在彼爲情見勢絀，在我爲進退裕如，這也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抱住了一定的目的，同時應用各種適宜的作戰計畫，那最後的勝利，便有把握了。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件事的步驟和方法，便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助革命軍掃平東江餘孽，因爲這是統一廣東的關鍵，也是統一中國的初步。同時還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省港罷工團體務要完全達到所提出的復工條件，因爲這不僅是省港罷工工人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是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廣東人民聽者，帝國主義的勢力多減削一分，國民革命的勢力便多增進一分。有覺悟的國民一齊起來，鞏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擴大國國民革命的運動！

十月二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就職黨代表演

說辭

校長，各位同志，兄弟今日就黨代表職，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托兄弟以黨代表的重責，兄弟初時本不敢擔任，因為本校是蔣校長廖黨代表秉承 總理的訓令，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以有今日，如今廖黨代表中道死去，兄弟自顧才力遠不如廖黨代表，恐怕不能和廖黨代表一樣担負重責。而且自從七月以來，

國民政府成立，兄弟以中央執行委員資格，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議，日夕無暇，實在不能專心致意，擔任黨代表的職務，從前廖黨代表已深以兼職爲苦，何況兄弟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了。記得從前讀過了一首詩，題目是「哲學家的驢子」，叙說一頭驢子，馱着一輛車子，車子上滿載着什物，那驢子一步一步的，只顧前走，沿途給人在車子上增加什物，他也毫不顧慮，做出一種哲學家的態度，似乎無所不可的。及到後來，載也重了，力也竭了，驢子也倒了，車子也翻了，車子上的什物，都拋落在地上了。這一首詩，對於一般不度德不量力的人，真是晨鐘暮鼓，兄弟所以不能不有所顧慮。

只是仔細一想，四萬萬八裏頭，纔有百餘萬的黨人，這百餘萬黨人，要替四萬萬人擔當責任，那一個不應該像驢子一樣，所以不度德

，不量力，擔當過分的責任，不盡是驢子的罪過，只有一面儘管擔當着，一面希望有別的驢子，來分些擔當，庶幾不至於翻了車子。革命黨人，一面強迫自己，一面喚起同志，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兄弟想了幾回，終於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托了。

兄弟本是本校的講師，和各位同志見面的時候很多，有許多話，留着隨時可說，如今所要說的，是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同志間，應該互相討論，互相解析。兄弟今日以此為演說的題目，比較泛泛的說幾句就職的套話，似乎好些。

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很多，如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主軍與客軍的問題，親俄的問題，在平時本已甚囂塵上，自從八月二十日廖黨代表死事以後，這些問題，尤其成了焦點，即如兄弟和蔣校長

，在特別委員會裏，對於時局的處置，也不免惹起社會間的疑問。關於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兄弟八月三十一日在本校廖黨代表追悼會裏，九月六日在本校第二期學生畢業會裏，已經說過，如今不再說了，如今所要說的，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主軍和客軍，這一類名詞，在廣東是相傳已久，自從八月二十五日，解散了駐省和駐在江門等處的反革命軍隊，九月二十日又解散了駐在東莞增城寶安的反革命軍隊，那些被解散的反革命軍隊，恰恰都是粵軍，而執行解散的任務的，恰恰都是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於是是一般造謠的人，紛紛的說道：「這是客軍排斥主軍了」，而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裏，居然也有些自己思疑自己道，「我們客軍不應該犯此嫌疑。」兄弟如今要問的，什麼叫做客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

民，在中華民國的領土裏，我們明明是主人，如何說是客？我們既不是客，又從那裏跑出主人來？所以客軍和主軍的名詞，實在不通。廣東所以有客軍的名詞，是因為民國二年以來，廣東受了龍濟光所統率的滇軍的蹂躪，跟著又受了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的蹂躪，使廣東人民，容易養成一種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而民國六年以後，革命黨人裏頭，如陳炯明等，不知道本着革命的精神，來打倒反革命的勢力，都想利用一般人民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使自己的企圖，容易成功，所以九年自漳州回師的時候，便高揚着排斥客軍的口號。果然莫榮新等便在這口號之下被他打倒了，陳炯明等既以排斥客軍自命，當然便以主軍自命。他們以為莫榮新等在廣東並沒有別的罪惡，其罪惡只在「一客字」，我們既然是主，便一切罪惡，都無所謂罪惡了，所以驅除莫榮

新等之後，他們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成功了驕兵悍將。十年進兵廣西，更充分發揮他們驕兵悍將的罪惡，於是十一年六月以後，所謂主軍，爲暴於廣東，更什百倍於所謂客軍了。他們的思想，真是奇怪，外省軍隊蹂躪廣東，固然是罪惡，難道廣東軍隊蹂躪廣東便不是罪惡？他們自知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無如在事實上，他們已成了驕兵悍將，回不轉頭，除了蹂躪廣東，再沒有可以施逞他們的獸慾。恰恰在那時候，大軍閥把持中央，藉着統一名目，來擴充地盤，小軍閥割據地方，藉着聯省自治的名目，來保守地盤，他們聽了聯省自治四個字，自然聲入心通的，比着漢高帝要叔孫通制朝儀還要高興了。所以陳炯明等的事業，以排斥客軍始，以聯省自治終，這都是由於他們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他們如不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便只有革命軍隊打倒反

革命軍隊，管他什麼主軍客軍呢。陳炯明等既如此，魏邦平更不用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的思想，只知道在家鄉發財，做大官，做大地主，此外更無思想，他們以爲本省的官祇許本省人做，不許別省人做，本省的地皮祇許本省人剷，不許別省人剷，所以九年驅逐莫榮新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年援桂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炯明是何等罪惡，他們都說道：「孫陳都是廣東人，我們守中立罷！」十二年春間，楊希閔劉震寰假藉驅逐陳炯明的名義，進兵廣東，他們於驅逐陳炯明的時候，袖手旁觀，而於陳炯明被驅逐之後，都掛起排斥客軍的招牌，以致被楊希閔劉震寰打倒。十四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他們仍然說道：「陳炯明是廣東人，我們不必幫手去打」，及至六月間，廣州近郊之戰，他

他們說道，「這是排斥客軍啊，我們要加入。」他們每於外省軍隊駐在廣東擁有勢力之時，便蹙着眉頭說道，「亡省」。哼，他們不怕亡國不怕滅種，卻怕亡省！他們的是非善惡都以省與非省爲斷，所以救國兩個字，是打不動他們的良心，喚不起他們的勇氣的，深刻的說起來，他們所謂省是供給他們做大官做大地主之省，正所謂省其所省，非吾所謂省，所以他們其始不過是不革命，其終必至於反革命，與陳炯明等的假革命，罪惡維均，所不同的，陳炯明等還扭扭捏捏的道，「聯省自治」，他們却老老實實的道，「服從中央」便了。以上陳炯明魏邦平兩種人，都是在廣東倡主軍客軍的原動者，他們的來源去脈，不過如此，所謂主軍客軍的問題，何值得我們一顧呢？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只知道有所謂革命反革命，不知道有所謂主軍客軍。我們只知道革命團

結起來，將反革命的打倒下去，不知這什麼是主什麼是客。二三月間，我們在東江所打倒的，是陳炯明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主軍，我們卻知道這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六月間我們在廣州近郊所打倒的，是楊希閔劉震寰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客軍，我們却只知道這是反革命軍隊，所以要打倒他。然則我們八月二五日在省城和江門等處所解散的，九月二十日在東莞增城寶安所解散的，只知道他是反革命的軍隊便了，管他是客軍仰是主軍呢。兄弟記得十三年秋間，先總理在大本營裏，曾召集一次軍事會議，在座的多是湘桂軍官，先總理就座以後，默然無言的約十分鐘，方纔說道，「汝們於十二年春間，替我出力，趕走陳炯明，我是極感激汝們，當時我因為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所以並不想回來，你們卻派人到上海，請我回來

，說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所以我便回廣東來了，誰知你們卻是戴着我的帽子，來糟蹋我的家鄉，這不要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麼要緊？誰知你們卻不是爲國的，我覺得對家鄉不住，尤其對國不住，我決意離開你們」，這是何等血誠，何等慘痛，兄弟和先總理患難相從，二十餘年，聽見先總理痛心疾首的這一番話，一生一世，再不能忘的。兄弟也是一個廣東人，站在家鄉裏，兄弟覺得現在各省同志集於廣東，要將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是不革命的，便喝一口水也對廣東人不住，如果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所駛著的车子，廣東人也要分些，不能讓我們獨做驢子。我們現在廣東是如此想，將來出師北伐，經過各省也是如此。

想，什麼主軍客軍的話，在我們革命軍裏，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所謂親俄的問題，在香港上海天津一班帝國主義的報紙中，肆意詆毀，自不必說，國內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跟着狂吠，更不必采他。最可怪的，一班袖手旁觀的不革命派，也在那裏信口開河的道，「他們何苦去親俄呢？」便連革命黨裏頭，也有些思疑不定的道，「我們何必要親俄呢？」我們對於這些話頭，只能給他一句斷語道：「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須知道民國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現在何以不得自由平等？因為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此束縛加於中國？是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之最大敵人，所謂軍閥，不過是一些帝國主義之走狗，決不能與帝國主義，相提并論。我們既認帝國主義爲我們最大敵人，我們便不可不考究帝國主

義之來源，及其現在之勢力。我們試將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揭開一看，便知道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之敵人，真是世界之敵人。無論將漸滅的紅種，已奴隸的黑種，正在被蹂躪中的棕種，以至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一切黃種，如果覺悟到自己所處黑暗慘淡的地位，是帝國主義所賜，斷沒有不咬牙切齒，認帝國主義爲最大之敵人的。我們對於這些共同目標的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如今世界，固然是白種人橫行霸道的世界，但白種裏頭，以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其實只不過極少數人，如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等等，其最大多數的，都是窮苦無告的人民。他們在種族關係上，似乎和紅黑棕黃諸種人感覺不同，而在階級關係上他們所受的壓迫，正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異。帝國主義一面對於殖民地肆行經濟侵略，一面

即以其侵畧所得，爲鈴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資料，所以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歐洲被壓迫階級，相互間已因共同利害，誘起共同行動。他們共同承認帝國主義爲他們共同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共同目標，一致努力打破了種族的界限，成立了世界革命的最大基礎。我們對於他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種人所建立的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國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己拋棄了從來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死，他好容易從重重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一切都得了自由，所以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階級覺悟的政策，這真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

急先鋒。他的志願，由他的領袖列甯，明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要求解放。我們對於這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進，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從前說瓜分，如今說共管，都是取一致的步驟的，動不動的便英法聯軍，便八國聯軍，動不動的便三國銀行團，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他們帝國主義者間，互相聯合，惟恐不力，看見我們和別人聯合，便大嚷起來，好像我們犯了大不韙似的。哼，說一句粗魯話，這不和無恥的富人，自己娶了十幾個小老婆，欲怕那些小老婆去偷漢子是一樣的用意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卻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

，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和供給軍械，卻一手的，將中國無數利權，攫了過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就是怎樣呢，他起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沾過一些便宜。他沒有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爲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的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

却偏會有虛驕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便是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也是尋常的事。爲什麼八國聯軍要舉瓦得西做統帥呢？其他七國，難道便算是放棄主權了麼？爲什麼協商國要舉福煦做聯軍總司令呢？別的國家，且不用說，英國有兵四百萬，美國有兵也不下三百餘萬，何以要受福煦的節制調遣呢？好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啊，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求人幫助，並且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以求最後的成功，怪不得叔向說道，「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了。

我們如今得俄國同志道義上的幫助，我們便要忸忸怩怩的，怕人問及。喂，同胞啊，你上了帝國主義者老當了！須知道在打倒帝國主義的。

戰線上，我們始終要和世界被壓迫民族在一起，和歐洲被壓迫階級在一起，和世界革命的先進在一起。我們這聯合戰線，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開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

以上兩種疑問，已經次第說明，各位同志，總可相信兄弟所說的話，句句是出於血誠。兄弟的話，本可於此暫歇，只是兄弟還要說幾句話，我們同志最要緊的，是以誠相處，以誠相處之道。第一要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兄弟的說話行事，如有錯的，各位同志必須質直相告，兄弟如不認錯，便不是人，錯而不改，也不是人。兄弟的說話行事，如其不錯，各位同志，便應該和兄弟一致努力，不然，縱使紀律不來責備，自己的良心也要責備自己的。再者我們同志間，要以感情。

相結，尤其要以理性相契，所以我們同志間，就感情來說，極其親熱，就理論來說，卻極其嚴正。比如最近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特別委員會，拿捕了一些反革命的黨員，和解散了一些反革命的軍隊，有些人便說道：「他們從前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何忍出此？」哼，這便是只知有感情不知有理性的話了，這是封建時代的思想，不是命的時代的思想。封建時代，對於建功立業的人，便要崇德報功，縱使有罪，猶將十世宥之，革命時代，對於有功的人，固然愛之敬之，只是他如有罪，便也不能放過。果因爲他有功，便連有罪也不問，那就無異。說道「他從前做過許地多革命事，如今應該由他做許多反革命的事來做報酬罷」。那又何須乎有革命呢？革命是向前進的，不是向後退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治一亂，互爲循環，正由於這些觀念，弄不清楚。

革命時代，豈容再有這種思想？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嚴酷，正是對於革命的人仁慈，反之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仁慈，便正是對於革命的人嚴酷。假使八月廿五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壓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必因着廖黨代表的死，繼長增高起來，將革命的勢力，推倒無餘，廣州便不能爲革命的根據地了，還想出師東江南路，使廣東統一於革命勢力之下麼？又假使九月二十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依然存在，縱使我們出師東江南路，回頭一看，廣州已成爲反革命的根據地，至少要像今年三月間用兵東江一樣，於收復東江之後，仍不能不將東江拋棄，回師廣州了，這不是將同志的血肉，做無代價的犧牲麼？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反革命派讓一步，便是使反革命勢力進一步，革命勢力退一步，我們引反革命派出了。

生路，便是引革命派入了死路，我們有革命的意義極嚴肅的立在前頭，使我們不能不收斂感情歸於理性。有些人說道，「八月二十五日的結果，使胡漢民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九月二十日的結果，使許崇智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他兩個都不是反革命的人，何以如此待遇？」須知道他兩人誠然不是反革命，而許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圍他，擁戴他，又何能投鼠忌器呢？「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封建時代，尙且有此思想，何況革命時代。民國十四年來，所以亂個不已，不是由於敵人之跋扈，却是由於同志間之姑息，姑息二字，真是萬惡的歸宿地，同時又是萬惡的發源地。許多好好的革命同志，就姑息二字，生生的作成他做了反革命，說起來真是痛心不盡。兄弟今日沒有別的要求，所要求的，兄弟

若有反革命的行為，各位同志便立刻將兄弟打倒，因為我們同志，今日所需要的，是對於反革命派取不姑息的手段，必要如此，方纔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

兄弟的話，已說完了，當東征軍將出發的時候，各位同志，有往前方努力的，有在後方服務的，兄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國民革命軍勝利，國民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自由平等萬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53B



汪先生最近講演集

八八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行

